

女巫，不一定拥有魔法，
却能俘获你的内心



女巫之城

NÜ WU ZHI CHENG

何小竹 著

他一定要有一双极端敏感的眼睛，“咔嚓咔嚓”地可以迅速调好焦距，对准光圈，在大脑皮层扫描出女巫的信息，并分辨出她们的气味，从而一举确认她是不是女巫。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女巫之城

何小竹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巫之城 / 何小竹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624-6384-9

I. ①女… II. ①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248号

女巫之城

何小竹 著

责任编辑: 曾钰钦 版式设计: 周娟 钟琛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7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84-9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女巫词典

- A 唉 爱情
- B 白夜 白马王子 杯子和手
- C 城堡 春药
- D 狄安娜
- F 疯狂
- G 搞一搞
- H 荷塘月色
- J 卷
- K 口红
- L 乱
- M 牧羊人 秘语 梦 魔力 魔法书
- N 女巫的厨房 女巫的鞋
- P 爬行动物
- Q 奇妙的追逐
- R 绕
- S 扫帚 莎乐美 属相 梳子
- T 天使
- W 巫术 巫魔会
- X 香水 星座
- Y 月亮
- Z 咒语

他一定要有一双极端敏感的眼睛，“咔嚓咔嚓”地可以迅速调好焦距，对准光圈，在大脑皮层扫描出女巫的信息，并分辨出她们的气味，从而一举确认她是不是女巫。

——翟永明

目录

成都是女巫多发城市之理由所在	1
所谓女巫	4
女巫的身体	6
女巫的平方根猜想	8
和莫小姐的一段未公开的对话	10
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	13
写字的女巫	25
别羡慕人家的乳房大	31
拇指姑娘	40
当女巫变成鸡之后	50
隐身女巫	61
槐树街拐角的电话亭	75
没有大蒜的日子怎么过	83

女巫聚会塔子山	92
迪厅的两个女孩	101
老男人抵挡不了女巫的诱惑	114
一个酷似马叉虫的女孩	123
莫小姐需要一本小说	144
帽子	158
酒吧留言	167
豆沙色皮肤的女孩	169
火车上的邂逅	173
鼻尖上的糖纸	176
酒比女巫更厉害	178
女巫也很胖	180
小户型高层电梯公寓	182
在公共汽车上我被一个唱歌的女巫传染了	184

成都是女巫多发城市之理由所在



成都气候湿润，凡湿润之地多女巫。

也是因为湿润，成都的上空特别容易堆积云层，所谓蜀犬吠日，就是说成都一年四季出太阳的时候不多，狗看见太阳便很讶异，所以要对着它狂吠。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成都不会有强烈的紫外线。众所周知，女巫们是最害怕紫外线的。

很久很久以前，成都平原是一片沼泽，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湿地。先是大禹从汶川出来治水，后来又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沼泽逐渐变为陆地。但沼泽的记忆仍然通过诗歌以及前面所说的湿润的气候流传下来，为女巫的繁衍提供了养料。

成都女巫之多，并非都是土生土长。许多是慕名而来，其理由还不完全是气候湿润那么简单（气候湿润的城市不只成都一个，比如相邻的重庆）。我想，她们选择成都，可能还与某种气场有关。而气场是比气候更为复杂的东西，很难解释。这样说吧，当年道家为什么会选择在成都青城山创教？恐怕也是气场的原因吧。当然，女巫跟道家是不相干的。所谓气场，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氛围，而氛围这东西，常常因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显得有些神秘，有些虚无缥缈。但我们只要留心一下身边的一些细节，这气场或氛围其实又并非完全不可理解。比如，在成都，没人在乎你说话的口音。也就是说，不管你从哪里来，到了这里，你就是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与众不同的口音而被排斥。又比如，在成





都，你无所事事或不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去生活，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你成天睡懒觉、坐茶馆、泡酒吧，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生活来源。还有，成都人虽然喜欢看热闹，但看的是地上的热闹，而对天上飞过什么东西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就是一种气场，一种氛围，可隐蔽，可藏身，相对于其他城市，这样的气场和氛围更让女巫们感到自在和自如，也比较有安全感。

其实，很理性地解释这个问题（成都是女巫多发城市）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我是在写《莫小姐需要一本小说》这篇小说的时候一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说来很惭愧，当时并没完全想好理由，只是说，“在成都，但凡有点幻想气质的男人，要想遇几个女巫，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难看出，这是有感而发。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一种很感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没想到，小说在《城市画报》发表之后，就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质疑：为什么是成都而不是广州呢？广州也多女巫。不仅如此，也有本身就生活在成都的读者表示怀疑，是这样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于是，我开始搜集证据。这一点上我还没昏头，知道人家要的就是证据，不然就是空口无凭。但当我真开始搜集证据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难住我的就是“口供”，没有一个女巫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女巫，私下里说说还行。这就为数据统计带来了困难。没有数据怎么证明这里多，那里少呢？

“口供”不行，我就开始搜集“物证”。我拍了一些女巫的照片。但我的朋友何马（他曾经是一位律师）告诉我，你这个不行，一看就是偷拍的。我承认，这些照片确实是偷拍的。为了拍这些照片，我还专门到数码广场买了一个体型小巧便于隐藏的数码相

机。我去了女巫们经常出没的那些街道和场所，比如宽窄巷子，琴台路，芳邻路，梨花街，芳草街，玉林西路，玉林生活广场，东风大桥，以及这些地方的茶楼、酒吧、餐馆、写字楼甚至夜总会。但何马说，未经本人同意的偷拍，在程序上不合法，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操（我很少说这个字，朋友作证，因为走投无路才说），那我只好继续写小说，用小说来证明我的这个发现，信不信由你。

说也奇怪，随着我的女巫小说系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杂志上，成都是女巫多发城市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突兀了。理由什么的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基本上，这个带有点主观臆断的说法已逐渐被接受。全国各地以时尚为标榜的杂志这些年纷纷前来成都，做成都的专题，挖掘成都的这样那样。虽然这不能说是因为我的小说的原因，但至少客观上他们起到了帮我找这个理由的作用。曾经质疑声最多的广州，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是一位杂志的女编辑告诉我的，她说，他们杂志如果去别的城市做选题，都是派她们这些编辑去就OK了，唯独轮到做成都选题的时候，老总也好，主编也好，都要亲自出马，她们就没这个机会了。我安慰她说，那就下一次吧，肯定还有机会到成都来的。但那位女编辑说，我们杂志都来过成都三次了，每一次都是他们亲自来，如果还有下一次，那情形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位女编辑最后还是来了，但不是公派，而是自己掏钱买机票飞过来的。她说，我实在忍不住了，非来不可。



所谓女巫



所谓女巫，我一直没想好该怎么解释。好多朋友问过我，你这女巫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以女巫为题材的小说以来时常要碰到的问题。我也煞有介事地给出过一些定义，但朋友们都摇头，不满意，说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解释。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只是迫不得已。后来我就想，解释不清的事情，就老实地说说情况也好。

这系列小说的开篇是《第一次遇见一个是女巫的女孩》。其实，说是第一次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像这样的女孩，我在之前写的小说中已经多次遭遇了。只不过，是从写这一篇开始，才一下明确了，哦，这样的女孩其实就是女巫。

女人天生就应该是小说的主角，我自来有这样的观点，这也导致了我从开始写小说以来，几乎每一篇的主角都是女性。我实在是一个女性崇拜者。这样的崇拜使我非把我的女主人公们写到女巫的位置上去不可。

我当然已经记不得，是如何萌生出写作“女巫系列”的念头。总应该有个什么偶然的触动吧？就像人们常说的灵感什么的。但确实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发现，自从我的“女巫系列”一篇一篇地出来之后，身边（或者叫做生活中）的女巫突然便多了起来。这原因自然是我看女人的眼光与以前不一样了。她们在长相上其实也很普通平常，无非是漂亮一点，或者不漂亮一点。但是，

你只要稍微多有那么一点接触，就会发现她们的异常之处，一种怪怪的说不清楚的，总之是与众不同的。以前似乎也懵懵懂懂地有过这样的感觉，呵呵，这女孩（或女人）有点怪。但是，却并没明确的往女巫上面去想。自然，也就不觉得生活中还有什么女巫不女巫的。到写出《第一次遇见一个是女巫的女孩》起，一下子那样去想了，似乎就打开了某种眼界，于是女巫比比皆是，倒也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有朋友认为我写女巫写得很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生活在成都这座城市，我不愁没写的。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朋友见了我就责问，喂，某某某你怎么不写呢？她很女巫的啊，真正的女巫。朋友说的那个某某某，我也是认识的，她不仅打扮得像个女巫，还真的会一些占卜算命的小花招，也时常自称是一个女巫。但我不打算写她。为什么？所谓女巫，其实是女人中的潜伏者。她不应该是张扬的。就好比间谍。你见过一个间谍逢人便说“我是间谍”的吗？



女巫的身体



似乎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谈论女巫的身体。我回顾了一下，对女巫身体的好奇，也仅仅在《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中有所表现。这也是通常会有的一种表现，第一次嘛，自然很好奇。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女巫的身体跟不是女巫的女人的身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们的巫性不在身体上，而在灵魂中。因此，辨别一个女人是否是女巫，不需要像我在《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中那样，笨拙的让对方解开胸罩，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女巫的脚趾是长了蹼的。其实，多看一看她们的眼睛就行了。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那些常戴墨镜的女人，你可得小心了。

那么，《拇指姑娘》是个例外吗？那个感觉自己的身体越缩越小的女巫，她后来的结局如何了呢？身体真的缩小了吗？我在这里不想装神秘，女巫真的与身体无关。那个“拇指姑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患的是一种心病。女巫是容易患病的。由于巫性深入灵魂之中，女巫患病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就是说，女巫是这么一种群体，她们的身体与常人无异，但她们的想法却总是异于常人。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明确的话，只好说，她们介乎于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之间。有朋友问我，这样说是不是狠了一点？我说不狠。真正的女巫听我这样说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她们的迷人之处正在于那个“之间”。就是说，她们可以

飘起来，但又不会飘太高太远。她们异想天开而又不迷失方向。

但是，女巫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呢？很简单，一个女人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女巫就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比如，一个单眼皮的女巫想要给自己割一个双眼皮，是一点也不应该感到奇怪的。

我在写作“女巫”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基本点，即女巫是要穿衣吃饭的。我在《莫小姐需要一本小说》里写了去买乳罩和卫生巾的女巫。在《一个酷似马叉虫的女孩》里，我满怀爱慕地写了一个贪吃的女巫。我只是有点不大好把握女巫在性方面的身体状态。因此，在写到她们做爱的时候，显得极端简约。小说中的那个“我”虽然已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有些这方面的经验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看见他真的做过什么。他所有与女巫的那些经验，应该说都是含糊其辞，有点缥缈，是大可怀疑的。

但话又说回来，女巫的身体毕竟是女巫的身体，与普通的女孩（女人）应该是有些不一样的。



女巫的平方根猜想



我在写《老男人抵挡不了女巫的诱惑》那个篇目的时候，就意识到，女巫与数学之间可能会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这念头导致我在结束那篇小说的前两天失眠到天亮。我利用有限的数学知识进行冥思苦想，想要找到女巫的“诱惑力”究竟是一个代数问题，还是一个几何问题。我做如下猜想的底线是，如果要运用到高等数学（比如微积分）才能破解其密码，我肯定选择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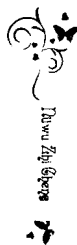
我先是从几何入手的。假设女巫是一个两条边长相等的直角三角形，那么，另一条边……哈哈，这样的答案是不可思议的。基本上这不可能，因为女巫的诱惑力压根儿不可能是任何一种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也不可能。圆形呢？事实上，一个圆形的女巫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它与她之间在外型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我转而进入代数的思考。代数无疑要比几何高深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中学的数学一贯不及格，可能乱说）。很奇怪的是，一想到代数，灵感就将我引向了平方根。我感觉女巫的本质（即诱惑力）就潜藏在那个可爱的根号里面。就是说，女巫虽然形貌各异，但只要开一个平方根，她们的本质就会暴露无遗。只是，要开出女巫的平方根，一般来说并不是那么易如反掌的事情（开起来可能并不比圆周率容易多少）。

那篇小说因受篇幅（严格说是受情节）限制，遗漏了老B钻研数学的诸多细节。首先，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套已经布

满霉点的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的《古今数学思想》（作者M.克莱因，一个我们不知其生平的美国佬），还有一个更破旧的红封皮笔记本，居然是手抄的华罗庚的《论优选法在水利工程中的运用》。老B还在自己那台二手的“康柏”笔记本电脑上写了一个关于如何辨别女巫的操作程序（大概就是因为那个红封皮的笔记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巫软件借用了华罗庚的优选法）。老B在写这个软件的时候茶饭不思，只抽烟喝酒，最多在睡前辅助一点“冠生园”的饼干。他随时都揣了一个小本在身上，像唐朝某个诗人那样，一有灵感，就往小本上写。当然，他写的全是阿拉伯数字及一些运算符号。那期间，他常常在口头念叨的是“链条”这个词。一个一个的链条——老B念起这个句子来，是很注重平仄音韵的，确实像诗句一样。

我没有看过老B的那个小本儿，据说在他上法庭成为被告之前就丢失了。所以，我不知道老B的程序里有没有涉及到开平方根的问题，我也不懂计算机语言，我的猜想完全是胡乱猜想。或者说，是一个数学差生从小对“根号”的倾慕以及某种神秘的敬畏之心使然。

是的， $\sqrt{2}$ ——它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巫。





和莫小姐的一段未公开的对话



在《莫小姐需要一本小说》里，我写到和莫小姐在南郊一家水饺馆一起吃了30个饺子就完了，有点戛然而止的味道。写完后给好友翟永明看，她也以为没写完。当时她在德国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国际写作计划。说莫名其妙是因为那个计划只负责给作家发钱（路费、房租、生活费），时间是一年。却不过问你到底写不写作，写些什么。小翟在那边看了一些在国内没看的武侠小说，见了一些在德国和与德国相邻的国家里的中国人，加上懒洋洋地睡一些觉，就回来了。我是在她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用电子邮件给她发过去的这篇小说。她说她以为我没把小说发完全，或者是自己的邮箱出了什么问题，把吃完30个饺子之后的文字给删掉（或屏蔽）了。但我回信说，小说是完全的，她的邮箱也是正常的，不存在删掉或屏蔽的问题。她说，既然是我故意写到吃完30个饺子就不再往下写了，她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其实，和莫小姐确实有些没写完的地方。不是在吃完饺子之后，那之后确实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后来我是想打电话问她，那天的饺子好不好吃？但又觉得，如果在电话里不去问我给她写的小说对不对她的胃口，倒问饺子好不好吃，有点说不过去，像是有什么阴谋似的。所以这电话就没打。到现在也没打。而我说的还有没写完的地方，是在吃饺子之前，就是莫小姐在公园里哭的时候，有过一些额外的对话。当时因为觉得这些对话与整篇小